

李敖全集

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眼看台湾/李敖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1

(李敖大全集: 13)

ISBN 7-5057-1512-7

I. 冷… II. 李… III. 台湾省 - 概况 IV. K9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2313号

K925.8

LA

书名	冷眼看台湾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 印张 353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512-7/C·151
定价	31.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7-0887

总 目 录

冷眼看台湾	(1—336)
郑南榕研究	(337—499)
附录	(500)

冷眼看台灣

目 录

自序.....	(7)
最坏的外省人,最混的台湾人.....	(10)
——给李录诗的信	
坐失四方台湾人	(13)
黄狗的窃笑	(15)
不为贤者讳,却为汉族讳.....	(17)
怀念郭国基先生	(20)
向高牧师高牧师娘致敬	(36)
那面党旗不该烧?	(39)
用他们规则,出他们洋相.....	(42)
施性忠的真精神	(54)
真和尚与真净土	(57)
——有关施性忠的一些正确观念	
施性忠才是真和尚	(64)

目录

和尚与手淫	(69)
道德与法律之间	(76)
——李敖控司马文武等自诉状	
给我的台湾人朋友	(88)
向坐轿者还颜色	(91)
——回妇产科医生林永丰的信	
为苏东启苏洪月娇说公道话	(94)
附录 东启自述(苏东启)	(98)
选翁金珠的道德意义	(102)
泥罐、铜罐与共识	(104)
别为盗贼上条陈!	(113)
民进党员怎样给人民看得起	(115)
迟来的朋友,不算朋友	(118)
找康宁祥算账!	(129)
谁假托了魏廷朝的话?	(148)
弟子多变,吾不欲观之矣!	(154)
如此道歉!	(161)
——给魏廷昱的信	
告康宁祥等自诉状	(167)
“不是‘小疯狗’”不是诽谤吗?	(171)
别躲了,中常委!	(177)
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190)
谁叫出了“先知”?	(217)
“青天大番薯:小的有冤上诉!”	(220)
别变回做“第三种人”!	(228)
附录 党外同志与“第三种人”之间(张良匡)	(232)

岂可接受国民党的羞辱!	(235)
——给策动公政会改名者的警告	
法律的问题,法律解决	(244)
——李敖控林正杰等自诉状	
林正杰,先亮一手给你看!	(267)
船上与岸上·白人与黄人	(271)
法律解决以后	(275)
——李敖告林正杰等自诉补充理由状	
附录 “将无作有”与“将有作无”(徐曼青)	(280)
谁假造了事实?	(286)
他们不向“国民党法院”告人吗?	(290)
望望东方望	(295)
“捏造法”与“活埋法”	(303)
“加码法”诽谤	(311)
从“司法死了”到“司法又活了”	(314)
历史上没有文天祥?	(322)
还是去抓抓蒋经国吧!	(325)
党外就可以赖债吗?	(327)
——给许荣淑的信	
尤清系刊物怎样造谣?	(330)
——写给黄纪男老大哥,并正告尤清	

自序

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合该只做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地方。

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的凌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却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

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

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对大陆和台湾,我既了无乡愁,也不怀寄旅。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乡愁的意义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来说,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七年前,我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只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Elba)岛上、在圣赫勒拿(St. Helena)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曾归骨于昆仑之西。……”四年前,我又引申此意,写给另外一位朋友,说:“请注意,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而不是东,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大陆的动脉,虽然那个根、那个动脉,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梦”的诗,我最喜欢:“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译成白话是:“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台湾对我说来,是一个诗人康明斯(e. e. cummings)嗜痂下的小写字母,虽然不论怎么放大,限于格局,也是小写;但在因寄所托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数不清的功德,以垂后世。这本牛刀杀鸡之作,“诙达多端”、“朔皆敖弄”,纵平阳之虎,犹欺犬也。台湾何幸,有李敖俯仰于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灵气,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岛与谁归?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最坏的外省人， 最混的台湾人

——给李录诗的信

录诗：

转来吕嘉行先生的信收到。关于香港文艺风出版社拟出《李敖选集》事，我想一切都烦嘉行先生处理，嘉行先生为深知李敖者，由他亲选，比我自己选还客观。选完后，无须给我看，我完全信任嘉行先生的眼光，并请他代写一序。请代我谢谢他。著作年表部分可据《千秋》四十三“李敖五十年表”由他改订。照片部分因五十以后，厉行照片管制（此学自宋美龄者也），就烦他另外设法了，当然用愈年轻的，愈好（人一老了，实在没啥好看）。

真是好久不见了，也一直不知道你和新郎已经远赴阿美利加（直到前几个月才听说），你这次返台，我因隐居，不能畅谈，知道你不会见怪。台湾这地方人情险恶，能够离开，亦一

佳事。远托异国,今人所喜。所喜不在异国有何正常,而在远离反常之地。台湾已被国民党搞得漆黑一团,再加上台湾人自己不争气(台湾人固有高人,但绝大多数是混蛋懦种,且无情无义。在这方面,是中国人之冠。台湾人实在是最劣等中国人的代表,比浙江人还浙江人),所以实在愈住愈没意思。古人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我李敖谅非贤者,所以一切不避,相与周旋到底。别以为我一个人隐居起来,在生闷气,我高兴得要死, I don't get mad, I get even! 我对敌人,不发火,只开火,只要扯平就行,但什么是平,山人自有标准。远流出版社老板王荣文说得好:“李敖绝对对不起朋友,但他很容易证明你对不起他。所以,你焦头烂额,他理直气壮。”为了使一般人知道一点山人的标准,我这几年颇着力于人间正义标准的厘清。我费了那么多笔墨去挖国民党的臭屁股、去挖伪君子们的臭卡曾,就在举例给一般人知道,国民党伪君子们是多么对不起我们,而追根究底,外省人是万恶之首,浙江人是始作俑者。至于台湾人,只是首恶与作俑的反射,反射得青出于蓝、反射得杠上开花。外省人无耻,但绝没有像谢东闵那样,带领全省县市长朝老蒋尸体下跪;外省人不要脸,但绝没有像苏南成那样,进出国民党进出党外一点也不脸红。……

三十几年来台湾的局面,只是最坏最杂碎的外省人加上最混最蚂蚁上树的台湾人凑成的大拼盘。这个岛上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基点上看,才能看明白。

随信附上一些书送你。随信送礼物,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清朝刘墉做了大官,可是有时穷得送不起礼物,他在一封信上说:“竟无一物伴函,弟羞愧之至,下次勉之。”我在此朝不保夕,不知下次写信在何年何月,所以礼物尽快“伴函”,没有

“下次勉之”啦！即颂
双安

李 敖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午

坐失四方台湾人

魏妈妈死了，死的时间是十日晚上十点半。这天上午，魏廷朝从牢里给护驾到台大医院，官方恩赐半小时的“假”，让他们母子见了最后的一面。这当然不是“奔丧”，这是“奔咽气”。——国民党有它“前进”的伦理，它要用使人“死别”的慈悲，冲淡它使人“生离”的残忍，国民党是不会做无本生意的。

魏廷昱要我代他哥哥写副挽联，并要嵌进魏妈妈“勤贞”的名字。我颇怪他们太守旧，但廷昱要我勉为其难，以廷朝在狱，我还是写了：

勤劳一世，换得两代政治犯；
贞德三叹，坐失四方台湾人。

这一挽联在字面外，别有含义，我想廷朝最能悟得出来。廷朝跟我说他爸爸是日本统治时代的政治犯，但日本人对政治犯

的宽大和礼遇,远非国民党所及。可见台湾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许多方面,实在不如做亡国奴时代。

台湾人在亡国奴时代,已经突破了党禁、结社禁、报禁、选禁。郭国基说:“日据时代,日人虽然凶恶,也给台湾人成立五个政党,计有农民组合、文化协会、自治联盟、民众党、台湾同盟会等五个政党,今天连一个政党也没给我们。”其实国民党没给的,又岂止这些哉?问题倒不在国民党没给什么了,倒在它给了什么。我觉得:四十年来,国民党给了台湾人最可怕的奴化宣传与教育,四十年的工夫,使台湾人变得更小气、更寡情、更短视、更糊涂、更双膝发软。这才是最根本的洗脑、最可怕的致命伤。有志气的台湾人,应该先从这一方面觉悟猛醒,否则浑浑噩噩,不论党内党外,只是国民党的残局棋子而已。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晨八時半